

聚焦文学新力量

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9)

日常书写的直接性

□杨庆祥

级的爱情哲学——企图以物质的充裕来救赎爱情的失败,结果不过反证了爱的不可重复性。在沙雪婷的客厅里,这种中产阶级式的情爱想象不过如吉光片羽一掠而过,它迅速被置换为一种中国式的物质盛宴,沙雪婷的别墅、家装、衣服、食品以及她本人的精神气质证明中国的当下不过是一场暴发户的赞歌以及贫瘠不笑姐的道德人转。按照惯例,这种场景的书写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主角在这种强烈的物质对比中体验到彻底的失败感并放弃自己的道德准则,加入到这种并不道德的行为方式中去;二是主角调整自己的生活角色,变成一个进取型的有为女青年,以合乎社会规范的所谓“奋斗”的方式去改写自己的人生。但是马小淘颠覆了这两种可能,温小暖不想成为沙雪婷,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从明天起要做一个“积极”的人,上班、挣钱、融入世界,恰恰相反,她觉得她现在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她无比陶醉于此时此刻的生活,沙雪婷的世界和她无关,那种奢华的物质铺张甚至没有引起她太多的不快,即使有点小小的嫉妒涌上心头,也几乎是在一瞬间就被她抛弃到了脑后;“我不认识她,我跟她厉害啥!再说你看她装腔作势的,在屋里披个破披肩,这什么季节啊,这么暖和,又不是篝火晚会。这种显然不是正常人啊,要么就是太强大了,强大得都疯了,我可不想没事找事跑去招惹她;要么就是太虚弱了,我不向弱者开火,我有同情心!”再说,我干吗跟你前女友掐,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她不走,我能来吗?我属于接班人,不能太欺负人,是吧!”

《毛坏夫妻》在对社会现实严格摹写的同时指向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确认。温小暖以一种颠倒的方式解构了沙雪婷所代表的“欲望”的合法性,这种“欲望”被认为是一种自我的孱弱或者人性的降格,与此同时,将自己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欲望)无限正当化。温小暖由此更清晰地确认自己的目标是做一个“现在的人”,一个生活在“毛坏房”里的此时此刻的个体。里尔克通过《杜伊诺哀歌》向我们暗示,现代人因为缺乏动物准确无误的本能和完整的意识,往往摇摆正在做的和可能做的之间,是“没有填满的面具”,半心半意地扮演我们被分配的角色,因此,我们缺乏足够的生活力量。可是温小暖似乎没有多少摇摆和犹豫,她有一种动物性的对于自我的热爱和守护,她似乎一直在全心全意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因此,温小暖不会分裂。在马小淘所有的人物中,都有一种有别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人物性格,他们活在日常生活的面貌,没有太多现代式的内面性,以一种简单明了的方式来完成自我。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明温小暖就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呢?似乎又不能这么说。无论是在雷烈还是在温小暖身上,他们都分享了一种共同的背景,那就是社会性想象的普遍崩溃。温小暖坚守“毛坏房”是对这种崩溃最积极的回应,她由此再造了一个主

体,并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完成一种非社会化的自我,而雷烈,虽然他不得继续奔波劳碌,但实际上他已经进入了温小暖的方式,并尽其所能地呵护着这看似软弱实则坚韧的存在。

或许我不应该小题大做,将马小淘笔下的人物都赋予如此复杂的意义指涉,毕竟,他们在更多的层面上不过是世俗的男女,流连于日常,醉心于琐碎。长篇小说《慢慢爱》处理的正是这样一个日常琐碎的题材,女主角冷然以婚姻的名义周旋在数个男性之间,一方面是热情的投入,一方面是冷眼的旁观,即使在最表面的意义上,我们也能看出冷然所具有的症候性——爱情与婚姻的分裂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普遍事实——对爱情近乎病态的寻求不过是婚姻功利主义的镜像,他们互为意识形态,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当下女性自我的生长,最后冷然不悲凉地发现,她孜孜寻求某种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却不过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生活好像一个圆圈,她并不能找到出口。严格意义上,《慢慢爱》并不具备一个长篇小说所必须的故事、结构和多重世界隐喻,它更像一个短篇的组合或者一个中篇的拉长版。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被冷然的命运所牵动,走进一场“大城小爱”的多幕戏,某种世俗的热情依然会打动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慢慢爱》有些世情小说的味道,只可惜这世情的背景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在生活的广阔性和丰富性方面,很显然,马小淘还需要长久的修炼。

无论是温小暖式的“消极”,还是冷然式的“世故”,都有一种小资产阶级式的东西笼罩在马小淘的作品中。马小淘深谙这个群体的心理和行为、痛苦和快乐,马小淘对他们有一种潜在的认同感,并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投射到他们身上,她不忍心伤害他们小小的虚荣心,所以给他们安排没有风险的世界。只是在偶然的时候,她有恶作剧之心,会设置一点惊悚和误会。在短篇小说《迷失东京》中,女主角谢点点大部分普通女青年一样,在女友的撮合之下认识了朱洋,于是踏上了非常程式化的婚恋之路。但这篇小说的出彩之处在于安排了一个小小的“迷失”,谢点点和朱洋去日本做婚前旅行,但就在返程的前一个晚上,朱洋居然离奇般的消失了!无论如何,在一个平淡的婚恋故事中安排这样一个稍显诡异的传奇情节,却蕴含着别样的可能。但是,谁又能担保日常生活的背后不就是一连串的传奇故事呢?或许马小淘的初衷不过是为了让故事更好看一些。但在在我看来,这次有点牵强的“迷失”却蕴含着别样的可能。这是马小淘封闭的故事结构中的一个意外,它意味着小资产阶级也许可以逃脱“日常生活”的常规“功能圈”,去开辟一种新生活的可能。读过村上春树的人对这种情节肯定不会陌生,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人物突然从一个世界经由某种人口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于是,复杂性

被洞开了。我的意思是,《迷失东京》中的“迷失”完全可以更戏剧性、更神秘化、更不可思议。在这种“迷失”中,蕴含着新的写作原则。但马小淘让“迷失”者又主动返回,同时给迷失一个看起来十分充足的理由,她以非常日常的原则将这种非日常的灵光修正了。这或许就是我们当下时代情爱想象的限度,仅仅只是在异乡有那么一次稍微出格、稍微痛苦一点的出轨,然后,一切恢复井然的秩序,日常生活永垂不朽。在这种“不朽”中,“迷失”并不能像《倾城之恋》中那样成全爱情,它仅仅成全秩序。

既然在故事的冒险性上不愿进行太多出格的处理,那么,马小淘如何将自己的写作区别于他者?在这一点上,马小淘式的语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我看来,至少在目前阶段,马小淘是一个语言风格极其鲜明的作家,一种完全不经书面转化的口语在作品中被大量铺陈,它们最后甚至不仅仅是塑造了人物,而是直接构成一种审美性。有时候我甚至想,即使没有故事和情节,仅仅是读一读马小淘式的语言,也是很愉快的一件事,仅举一例:

“别扯这些没用的,别跟我整什么昨是今非物是人非的陈词滥调。你知道我这一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想掐死你也没用,你已经消失了。所以我一次次在心里掐死你,你不是自己跑掉的,你是被我掐死的!我从来就平凡,根本就没有故事和情节,仅仅是读一读马小淘式的语言,也是很愉快的一件事,仅举一例:”

这是《迷失东京》中谢点点的一段话,这段话类似于戏剧的独白,它展示的不仅是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同时也是对这种心理和行为的瓦解。在马小淘的作品中,类似的语言比比皆是。在发挥得最得心应手的时候,典型的马小淘式的语言指向一种重叠的解构:它解构了“文艺腔”以及“文艺腔”背后高度自恋的个体形象;它解构了现代写作惯有的语言深度模式,这种深度模式在大多数时候已经成为陈腐的惯例。马小淘几乎是以一种天性和本能塑造了一种“直接性”——故事、人物、语言与现实的无缝对接——由此形成其独特的反讽式的日常书写风格:不仅反讽了我们当下生活的现实,同时也反讽了我们可怜的自恋和虚妄。

短评

一部现代的人生启示录

——读白描《被上帝咬过的苹果》 □李 星

读过白描新近出版的散文集《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我才知道他自2010年患肺炎以来,从心理到精神上经历了如此大的磨难,并为他的大难不死、终于云破日出而衷心庆幸。像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一样,《被上帝咬过的苹果》是真正用生命之血浸透的深厚沉重的文字,其中的“生生死死”是一部诗意盎然、豪情横溢的现代人生启示录。

《被上帝咬过的苹果》以白描自己一场出人死的大病为内容,其意义不只是给朋友和读者提供一份关于自己的病情报告,而是表达一种与死亡亲近后的关于生死的体验和思考,以及关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感悟。作为一个知识者,白描收获了由大不幸到思想和精神的大飞跃。

不应该低估一个作家常具有的体验他人及人间种种苦难和不幸的能力以及他们关于生与死的想象与感悟。但是毕竟有“纸上得来终觉浅,要知此事须躬行”的古训,只有史铁生这样多年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人,才能写出《我与地坛》这样不朽的文字。在此之前,白描

最后一课,出席最后的会议……从容地扮演着可能是人生的最后角色。

书中最感人之处莫过于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在家乡的大地上,白描与天地之间的生死对话。“我说”、“我问”、“我抗辩”——天与地的“回答”,构成了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死亡时所产生的空间上的无限孤独和时间上的心灵交响。正是从他于“寂静”中的心灵独语,我们看到了以往的文学,特别是所谓心灵散文中最难得一见的妙语和哲思:“寂静其实是一种声音,是自己的心语,它借助默默的外形喃喃自语或与某种客体交流,寂静是天语。是的,天有声音,地有声

音……这是另外一种语言,静默的语言……”在回答关于“抛开内情,还有灵魂呢;灵魂怎么安妥?”时,白描让天地回答:“灵魂的安妥不是最后时刻完成的,而决定于平素建立的精神坐标,灵魂宫殿的宏阔宽广取决于精神的高度,与生命长度无关……”如此得之于天籟的哲思妙语在他关于疾病与生死的篇章中密集得俯拾皆是。这不仅在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字中十分罕见,即使与蒙田、歌德这些西方文学大家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是一个作家在非常境遇下的超水平发挥,白描不仅对得起自己的那场病,也对得起他自己真诚荡荡的人生和一个作家的全部追求和付出。

从白描的书中,我看到了一个巍然而立的全新白描,他不仅是一个真诚而坦荡的朋友,一个关中农民和四川女红军的骄傲的后代,一个始终关爱他的姐姐的好弟弟、一个被北京知青毕英杰慧眼发现的好丈夫、女儿的好父亲,还是一个有着广泛爱好、多才多艺的有品位的文化人,更是一个对人才饱含关爱之心、心怀善良、才情兼备的好作家。

创作谈

每次面对创作谈,文学观一类的文章,我都心乱如麻,不知该从何说起。我总觉得,一个作家怀揣怎样的文学观,或者用多么诡异的方式创作,这其实都不重要。只要他的作品拿得出手,其余的过程,怎样殊途同归都好。如同跑道上,没人在乎你咬紧牙关训练了一百年,还是游手好闲来随便跑跑,快不快,最后有裁判计时读秒。于是,作为跑得慢的赛跑者,走得高且不久的写作者,我以为,在这样的时候,我可以保持沉默,何况我本来就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什么整理清晰的事情可说。

偶尔气急败坏地想,为什么要选择写作,这是一份永远要求动脑筋,永远需要再创作的职业,一本书写完,需要面对的就是下一本。不必说那些熟能生巧的熟练工种,哪怕是当歌星,有几首代表作也够差欠用了。可是作家却随时要和自己的头脑、身体的懒惰较劲,不断直面枯竭的挑衅。可是抱怨归抱怨,虽走得并不稳健,有时左顾右盼,也难飞快地慢慢,却始终还是游荡在写作者的队伍里。若让我说出为什么,我当然不会说是基于对文学的热爱。这样的表达方式过于肃穆郑重,我不喜欢。我想是出于好奇和迷惑。写作于我,还是一条烟雾弥漫的路,像童话的尽头,恍惚看不清前方,才充满着诱惑。因为无法说清楚,所以一直在探寻。

如果从时间上算,我出第一本书时只有17岁,有点说来活长的意思,扭头看过去,脖子也伸得都长了。彼时那本随笔集得以出版,完全是机缘巧合,满足的也不过是少女的虚荣心,没有想过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以为会有更大刀阔斧的梦想,出书和我不过是蜻蜓点水的一面之缘。那本完全是中学日记改头换面的小册子如今已成了我极力想掩饰的短处,生怕有谁发现我曾经那么假正经、低智商。如果早知道我会鬼使神差开始正儿八经的写作,我当然不会允许年轻时使自己丑态百出的亮相,出道早并不代表幸运好,并且出道最大的害处是,糗事一箩筐。当别人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处女作,对比着我那本疯狂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中学生正义感爆棚的小册子,我的无知少女形象立马呼之欲出。

属于艺不高胆还大,不小心就走上了不归路。所以很多年,我都面目模糊地被归类为“80后”、新概念、青春写作、17岁出书,加上我那不靠谱的爹娘也是干这行的,还要加上“文二代”的符号,把这些符号拼在一起,出来那个人其实挺陌生的,那家伙好像蹦蹦跳跳一直在捷径上晃荡呢,而其现实中的我挺步履蹒跚、一步一个脚印的,吭吭哧哧半月板都磨损了。从小到大,考了一路学,没加过分,没落过榜,没破过格,其实书卖得也没多好,该走的弯路一个也没绕过去,我一直觉得我挺卖力挺刻苦的。

多年来我盖于提起自己的经历,它笔直如一条直线,光阴荏苒,回头却已然可以轻易看见出发点。我对痛苦的体验多半来自书籍、影像,能想到最大的打击不过是失恋。流浪、漂泊、出走、饥饿、侮辱……它们离我那么遥远,我像阿里巴巴一样是个快乐的青年。我一直得到过刺的爱,活在甜蜜的牢笼,对自己的欲望和索取也常常放任,带着挺直气壮的骄纵。因为缺乏伤筋动骨的疼痛,说来说去也不过是草长莺飞,总是被归类为温室里的花朵。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反应过来,没银子,没得抑郁症,是社会造成的,不是我个人的责任。平凡并非可耻,并且与作品无关。我是一只老鼠,并不耽误我以文字饲养猛虎。文学从来不拘泥于自传,写作也从不就是对切肤之痛有感而发,它是对境界、精神、智慧的追求,当然也包括接纳自己的平凡。

甚至恰恰是文学,给予我更开阔的世界。我算是个枯燥的人,虽然性格开朗,但是不善玩乐。从小时起,我便对一切对抗性的游戏缺乏兴趣,时常拿着一根小棍挖土,一挖就是几小时,没有人在想我在想什么,包括我自己。我不自问,可以坦率直接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和需求,但我不喜欢热闹,人一旦多,便有莫名的烦躁。热衷一个人的游戏,挖土、捏橡皮泥、背诵绕口令、过滤雨水,把冰雹冻在冰箱里……相对这些,显然阅读是相对高雅的消遣。于是父母鼓励我读书,在拿着小棍挖土和看书之间,他们以引导的方式帮我做出了取舍。寻常的词语在组合排列之后产生的效果为我开启了另一个世界,最精准的挑剔、最宽容的原谅,那份炫目、丰盛和直指人心简直让人生疑。我发觉纵使永在方寸之地亦可遥望无尽的远方,文字里突如其来新鲜事远比生活来得酣畅淋漓。文学,成了我一个人的天马行空,一个人的呼风唤雨。怀揣书籍,我可以轻巧地感知天下,成为永不落伍的井底之蛙。

小时喜欢把筷子插在饮料瓶里,叼住筷子,表情陶醉,装作正在吸食琼浆。妈妈一次次制止我愚蠢的表演,但我乐此不疲,并且不懂大人为何没被我蒙蔽。如今这份自作聪明依然偶尔被父母当做标志性的回忆提起,但我想作家应该是有些自作聪明的,人,必须保持对某种荒诞的坚信,才可能穿越世间浮华凄冷,写出真正的悲辛和温暖。虽然我的自作聪明尚未在写作上有良性的显露,但我自己偷偷认为我终会内力精进参透秘笈。作为一个兴趣浓厚却尚未掌握足够经验的写作者,我这样说甚至不是一个出于自信,而是盼着这是个不错的自我暗示,绞尽脑汁讨自己欢心。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3年第五期要目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2013年本刊,每期一百五十二页仅8.00元,全年十二期定价96.00元,全国最实惠的原创文学月刊。如当地邮局不便订阅,可汇款到本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发行业代:M428。 销售热线:010-66031108,66076061。 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

作品 上半月刊 二〇一三年第四期(总第六百一十一期)要目 名家主编:陈国凯。社长:廖红球。主编:谢望新。常务副主编:展锋。副社长:欧阳露。 邮政代号:46-37。主办单位:广东省作家协会。定价:5.80元。地址:广州市天河龙口西路552号广东文学艺术中心七楼。 邮政编码:510635。电话:020-38486216。传真:020-38486389。E-Mail:gzpz2001@21cn.com。

首创于一九五〇年 老牌、锐意好看·典藏 星火 中短篇小说 二〇一三年第三期(总第六百三十二期)目录 置顶 续家谱(中篇小说)……范金泉 重磅中篇 猪坚强……茨平 向上生长的春天……鬼金 精彩短篇 祭火……程松松 摘茶叶……阮家因 在渣山……许侃 本土·江西小说联展 牙祭(中篇小说)……刘德明 姑爷面(短篇小说)……刘建华 读者评刊 评本刊2013年第一期……颜良重等 每逢单月1日出版 主管、主办:江西省文联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八大 道371号 邮编:330046 电子信箱: xh371@163.com 电话: 0791-86263230 定 价: 8.00元 邮发代号: 44-13